

冊府元龜

十六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十六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册府元龜第十六册目錄

卷七五七	孝感	九〇〇一
卷七五八	忠一	九〇一五
卷七五九	忠二	九〇二六
卷七六〇	忠義一	九〇三五
卷七六一	忠義二	九〇四五
卷七六二	忠義三	九〇五三
卷七六三	忠烈	九〇六一
卷七六四	死節	九〇六八
卷七六四	義烈	九〇七二
卷七六五	攀附一	九〇八四
卷七六六	攀附二	九〇九八
卷七六七	儒學一	九一一二
卷七六八	儒學二	九一二一
卷七六九	自述一	九一三〇
卷七七〇	自述二	九一四四
卷七七一	世官	九一五八
卷七七二	志節	九一七〇
卷七七三	幼敏一	九一八六
卷七七四	幼敏二	九一九四
卷七七五	幼敏三	九二〇五
卷七七六	名望一	九二一五

卷七七七	名望二	九二二七
卷七七八	高尚一	九二三七
卷七七九	高尚二	九二四九
卷七八〇	博識	九二五九
卷七八一	節操	九二七二
卷七八二	榮遇	九二八九
卷七八三	世德	九二九九
卷七八四	兄弟齊名	九三〇六
卷七八四	壽考	九三一四
卷七八五	守道	九三二四
卷七八六	知足	九三三一
卷七八六	博學	九三三五
卷七八七	多能	九三四一
卷七八七	德	九三四七
卷七八八	德行	九三五二
卷七八八	智	九三五六
卷七八九	智識	九三五八
卷七九〇	知幾一	九三六九
卷七九〇	知幾二	九三七八
卷七九一	知賢	九三八六
卷七九二	慕賢	九三九五
卷七九二	思賢	九四〇二
卷七九三	長者	九四〇五



卷七九四	知禮	九四一五
	家法	九四一九
	矜嚴	九四二三
卷七九五	先見一	九四二七
卷七九六	先見二	九四四八
卷七九七	博物	九四六四
卷七九八	勤學	九四七一
卷七九九	強記	九四八七
	聰悟	九四九三
卷八〇〇	敏捷	九四九七
卷八〇一	義一	九五〇七
卷八〇二	義二	九五二二
卷八〇三	義三	九五三五
卷八〇四	義四	九五四九
卷八〇五	高潔	九五六四
	棄官	九五六八
卷八〇六	賢德	九五七六
卷八〇七	知言	九五八八
	清廉	九五九六
	辭賞	九六〇〇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七

孝感

夫天人之心其則不遠精意所感蓋由影響故魯陽却日鄒衍殞霜矧乎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百行之始五掌之先以最虛之性動不匱之德宜乎永錫爾類降之百祥者也夫非掌之事六經罕述故孝感之異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五十七

三代無聞然其微旨亦可見矣仲尼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斯豈誣哉漢初所尚游俠而已色難之教沈冥不振暨乎明帝至性自然甘露之瑞顯於上陵卿士庶民化以成俗由是其事紛綸靡絕自此而下竝論次之

後漢古初長沙人鄧暉於粉切為長沙太守先是初遭

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杆火火為之

滅暉甄異之以為首舉

蔡順字君仲汝南安城人以至孝稱汝南先賢傳蔡

枯槁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順事母至孝井之俄而有茂老藤生繞之遂堅固順少孤養母嘗

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

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惡客來吾噬指以悟汝

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塋里中失火將逼其舍順

伏抱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

韓崇召為東閣祭酒

應順為東平相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順事後母至

孝眾以為孝感之應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累徵不起九歲喪父哀

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及塋廬於塚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五十七

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

一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

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

邕仕至左中郎將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遭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

經其里東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嘗

取水溺死夫婦恐母知詐云行學歲作衣投於江中

俄而湧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井中出鯉魚一雙詩

每除江陽令卒於官

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至孝母終自負

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兔遊其下臣欽若等曰史不載所歷之官

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極

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雙轂芻草

吳孟仁本名宗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

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

感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焉

晉吳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為之流涕

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每至臨哭之時嘗有

鸞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

孝感後為度支尚書

冊府元龜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王哀父儀為文帝所誅哀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

側旦夕嘗至墓所拜跪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

王祥性至孝早喪親事繼母朱氏至孝繼母苛虐每

欲危害祥色養無怠繼母盛冬嘗欲生魚時天寒冰

凍祥解衣將臥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歸奉

母母又思黃雀爰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覆以供

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焉供養三十餘年母終

乃仕位至太保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

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

載塋送事畢結廬於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平為高山令

許孜二親沒性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

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慙孤羸憊苦求來助孜

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號泣鳥獸翔集孜以方營

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柏木亘五六里有鹿

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

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

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

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

冊府元龜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妻立宅墓所蒸蒸朝夕奉亾如存鷹雉棲其梁檐鹿

與猛獸擾其庭園交頸同遊不相搏噬郡察孝廉不

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

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

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殷時年九歲

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切丁艱罰王母在堂

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

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

視地便有莖生焉因得解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

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窠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碩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掛自是名譽彌顯齊王阿輔政拜新興太守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母喪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泣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嘗以蒲穢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粉延而不獲杖之流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五

血延尋泔呷水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踴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後仕前趙劉聰爲光祿大夫

何珂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乏童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後徵散騎堂侍不就

吳達吳興人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

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裹而埋之達夫婦既存家極貧窮冬無衣被晝則備賃夜燒磚甃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虫猛獸輒爲之下達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爲厲禮焉卒於家

盛彥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慙行取贖贖食餽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本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六

邑大中正劉頌舉爲小中正

潘綜吳興烏程人爲遂昌長孫恩之亂祇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驛共走避賊驛年老行遲賊轉逼驛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驛因之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驛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驛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問絕又一賊從後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入孝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得免

趙煥父現爲符徵尙書梁州刺史司馬勲入秦州獲

現殺而棄其尸煇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有群鳥悲鳴從山而來久而復反尋鳥向山而得父尸

宋崔懷順父耶利沒魏泰始初淮井陷没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順因此入北至桑乾尋耶利時已卒

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懷順孤貧黨哀之及歛給其斗米

王彭肝胎直瀆人少喪母文帝元嘉初父又喪亾家貧力弱無以營塋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竝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七

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塋窺前忽生

泉水鄉鄰助之者竝嗟歎神異縣邑遠近悉往觀之塋事既畢水便自竭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奏言改

其里爲通靈里 彭無官 而卒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十四歲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啻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

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米前有二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有藥服之下蜩蚪子數升丘

氏世保此既孝明大明七年火焚失之 傑無官 而卒

師覺授字君苦南陽沮陽人與外兄宗少文竝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覺授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薛州祭酒王簿竝不就

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嘗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嘗帶自

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八

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授之寤而瓜在手香非掌也父食之而病愈 無官 而卒

張楚益州梓潼人母病命在屬續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 史無 官

南齊康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於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亾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

爲孝感所致 史無 官

魯康祚扶風人爲屯騎較尉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號母即覺少寬因此漸差時人以爲有冥慮



袁昂為豫章內使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着柩暫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

宗元卿字希美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病小病則小痛以此為穿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史無

劉靈哲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黃衣老公曰可使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南史又載靈哲所生

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南史又載靈哲所生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菜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五十七 九

解仲恭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公與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母病既差至今江陵人猶識此藤者南史又載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

陵人猶識此藤者南史又載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叔謙夜於中庭藉額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遠見山中一老公依木間其所用答云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義此公憐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濃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得知處依濃為酒母病即差臣欽若等按此兩說不同故並載之無官卒

韓靈敏會稽剡人早孤與兄靈瓌並有孝性尋母又亾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生

已復以遂辦塋事史無

王虛之字支靜廬江石陽人十三喪母二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着床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疾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史無

傳琰為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竟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灼

蕭淑明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沉臥淑明晝夜祈禱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五十七 十時寒淑明淚下為水如筋額上叩頭血亦為水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淑明跪授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綉丹書為日月

字母服之即平復後喪母不勝哀卒贈中書郎

梁夏侯祥字叔業譙郡譙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側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任昉為新安太守性至孝父服闋續遭母憂嘗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

陸襄為秘書監揚州大中正母嘗患心痛醫方須三

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水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劉璣為會稽郡丞居母喪所居山嘗有鳩鴿鳥獸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臧盾為領軍將軍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以問其感通如此

褚翔為廬陵王長史少有孝性為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十一

曉疾遂愈咸以翔精所致焉

沈崇傑為永寧令母卒晝夜號慟旬日殆將絕氣及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嘗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

甄恬字彥幼為安南行參軍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見有似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食養母嘗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次嘗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棲宿其廬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注每發

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以此異之懷明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州累辟不就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茂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後隨鹿至一所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十二

遂戒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詔徵不就

裴子野為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至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

庾黔婁妻齊永元初為孱陵令到縣未旬日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掌羹甜增劇苦易治黔婁輒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

亾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墓側

度沙彌為長城令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夕侍側示  
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亾水漿不入  
口累日終喪不解線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  
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松栢百餘株自生墳側後補欵  
令遷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  
憂喪還都齊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板號  
哭俄而風靜人以為孝感所致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菹  
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啣悲哀切俄值一桑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五十七 十三

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口我有兩菹分一相遺  
曇恭拜謝捧菹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  
其所在其後門外有冬生樹樹林時忽有神光自樹  
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  
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路咸傳之  
太守王僧虔引為功曹不就

江紉字舍潔濟陽考城人父倩光祿大夫紉幼有孝  
性年十三父患眼紉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  
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  
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濠師舍往訪之智者曰無

量壽經云慧眼見真得渡彼岸禱乃因智者啟捨同  
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  
往往感應晉世顏合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  
弟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  
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剎造潔故井井水清冽異  
於甞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  
時人謂之孝感為南康王王簿

劉璠天監初為著作郎十七隨上黃侯曄在淮南璠  
母於建康遭疾璠弗居之知甞忽一日與身楚痛尋  
其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五十七 十四

痛之辰即其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成風氣眾聞  
後一年猶杖而後起  
宗奭為廣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嘔血兩旬之內絕  
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群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  
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為孝感所致

劉霽為建康令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母  
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謂觀世音  
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  
誠所至時甞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亾霽廬於墓哀  
慟過禮甞有雙白鶴徘徊廬側

劉敵不仕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敵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敵進藥及翌日轉有間效其誠感如此陳裴之禮為碩軍將軍丁父遠憂遂墓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離門外桐栢凋盡唯遂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一

庾子與父出守巴西子與以蜀路險難啟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與以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痛至必叫子與以悶絕及父疾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滯預石高出三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馬自有隄塘大難行侶忌之部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城安流南下及渡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滯預如僕本不通瞿

唐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墓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瘞有僧謂曰將脩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屢屢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關手足枯瘁待人而起仍布衣蔬

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難以摘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中郎司馬梁大通二年除巴陸內史便道之任路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與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解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卽於渚次卒遺令單衣裕屨以飲酒脯施靈而已

阮卓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絕卓冒履險難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十六

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回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以為孝感為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不之官

徐份凌子也份性孝悌凌嘗遇疾甚篤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凌疾豁然而愈親皆謂份孝感所致後為太子少傅

司馬高稭禰大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於墓側一日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山阜舊多猛獸岳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嘗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



王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離左右梁時山陰外有暴水漂流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舟舍卒引其母妹并孤妹入船親自執楫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闕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所感入階為東閭祭酒卒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營未僻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元旱苗稼集枯明徹哀墳每日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已苗生明徹疑之謂為詭已及往田所覓如其言秋而大獲足堊用後為司空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五十七

十七

顧協除新安令未至縣遺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協送喪還於峽江過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

庾域累官朔寧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高真與弟謐俱至孝父亾治喪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詔表閭里

宋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魯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

不就卒於家

後魏邢瓚為龍驤將軍光祿少卿瓚母在鄉遇患請假而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瓚得一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

闕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著鄉閭孝文太和五年隨北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請歸奉養一見其母母日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五十七

十八

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楹前是年十一月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楹庭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讐避地莊帝永安後欲改塋亾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塋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史無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務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亾扶而後起養

髮墮落未及莖權殯宅西祭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  
 鴒群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棲於祭廬朝  
 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  
 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祭田畔風雹便止禾  
 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祭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  
 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  
 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祭屋乳養三子毛羽  
 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之親奏  
 標其門閭

北齊蕭放字希逸梁宗室也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十九

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慈烏來集各據一椽為巢  
 自午以前馴集飲啄午後更不下椽每臨時舒翅悲  
 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  
 後至散騎嘗侍

後周張元年十六祖父成喪明三年元嘗夏泣晝夜  
 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育者得視之  
 言遂請七僧燃七燭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凡人  
 張元為孫不肖使祖喪明令以燭光曾施澆界願祖  
 目見元求代聞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  
 鐔治其祖母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汝祖母必差

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通告家人居三日祖果  
 日明史無

柳霞有志行初為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雍奔  
 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頓殆不可識後奉喪沂江  
 西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懇天  
 求哀俄頃之間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  
 無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  
 旬日遂廖咸以為孝感所致

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井土魚少政求之嘗  
 苦難得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  
 冊府元龜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二十

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  
 皇甫遵遭母喪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禪  
 窟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遵者經月  
 餘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竟以米麵遺之遵皆受而不  
 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史無  
 隋細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性至孝後周武成中父  
 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  
 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葺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  
 烏即悲鳴時人以為孝感武帝表其閭權受甘棠令  
 其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其士雄居喪樹遂枯死  
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  
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姚察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  
戶上仕陳至吏部尚書入隋為秘書丞

王頴父僧辯為陳武帝所殺頴在闕內服闋嘗布衣  
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累拜開府開皇初上取  
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頴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  
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  
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卒於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三十一

齊州刺史

李德林博陵安平人性至孝父純寢疾十旬不解衣  
及居憂哀慟嘔血數升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  
廬納言楊遠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表改所居村  
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通直散騎侍郎與中書  
侍郎宋士素副侍郎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  
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困發熱病過體生瘡而哭泣不  
絕體紅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  
感所致

梁彥光字脩望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

云得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  
為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惟而持歸即紫石英  
也親屬咸異之為至孝所感後為相州刺史卒

華秋開皇中事母以孝聞母終廬於墓側大業初調  
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  
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爾自此兔常宿廬中匿秋  
勝下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  
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嘗在來廬之左右咸相  
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眾史無

程曾林楚丘人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罷命皆固  
辭不就躬耕色養鄉人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  
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  
滅性廬於墓次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着單纈  
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曾林哀臨犬亦悲號  
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樹每入其廬馴狎無  
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翟授孝陽令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三十一

陳孝意大業中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  
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

唐高士廉事母為通事舍人坐事謫為交趾失為縣  
主簿士廉事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

于氏養焉分別之際悲不自勝見者莫不歎欷士廉  
久在南方不知母問比顧爾切嘗晝寢夢母與之言  
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誨議者以  
為孝感之應後為右僕射開府議同三司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  
稱賊帥王君廓屢為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廬隣里  
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為里長於縣稱母疾取憲求  
歸令問其狀寬曰母嘗有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  
痛知母有疾令大怒曰妖妄之辭也擊之於獄馳驗  
其母竟如所言令大異之慰諭遣去後丁母憂廬於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三三

墓側負土成墳有烏巢於廬前樹上志寬哭臨烏輒  
悲鳴高祖授以員外散騎常侍表其門閭

韋弘宗巴西人塋父母廬墓次廬前生芝草七十餘  
莖兄者以為孝感詔免其課

崔定仁博陵人丁父母憂齋居二十餘年不釋衰服  
刻木人為偶像晨昏定省若平生焉隋末群賊蜂起  
莫有侵掠者詔免其課役

程袁師宋州人年十二喪父母以孝聞母患十旬衣  
不解帶凡進湯藥口必先嘗貞觀中代弟範雒州充  
防禦使去後其母病終袁師聞問舉聲便吐血經塗

七百里四日便至徑赴墓所晝夜負土殆將毀滅內  
外親戚觀者不復識之又塋曾祖父母經二十載其  
功始畢嘗有白狼號鳴墓側黃蛇馴擾廬內每哭則  
群鳥翔集朝夕不去刺史舒王元名表言之詔州縣  
發遣量才授任袁師既至情不願仕乃授偏林郎放  
還

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為猛獸所  
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  
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哀河可  
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感

卷之七百五十七

三四

武弘度贈司徒士彘之兄子也高宗永徽中父卒自  
徐州聞喪截髮徒跣奔赴廬墓側負土為墳晨夕哀  
號悲感行路別風寒雪執作不疲日食倉米一溢形  
骸毀頓廬前樹生素芝方圓一尺形似青銅葉又有  
野狸每至弘度齋時必來求食往來馴狎骨無驚懼  
帝聞之下詔褒美旌表之

安金藏中宗神龍初喪母寓塋於都南闕口其廬於  
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  
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後為右饒衛  
將軍封代國公



李迥秀持節爲朔方道行營大總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猶爲犬所乳中宗以爲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

唐君祐東陵人玄宗先天二年江西道按察使奏君祐喪母哀感鄉曲廬於墓次有芝草三莖生焉史無官

褚無量爲剡王傅兼國子祭酒丁母憂解職廬於墓

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泉

草不似何恐犯吾先茔樹栽因通夕守護俄有群鹿

馴狎不復侵害無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

石件奴相州湯陰人三歲喪親廬於墓側凡二十餘

冊府元龜總錄部卷之七百五十七三十五

年堂內有枯樹重生枝葉群鳥馴擾鄉里咸敬異之

史無官

梁文貞隰州閿鄉人少從征役其親而父母皆卒文

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墻爲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

中結廬墓側未嘗暫離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

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

徑文貞墓前繇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

降墜前樹白兔馴擾鄉人以爲孝感所致開元初縣

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

至孝特學絕倫泣血廬次十餘年請宣付史館史無官

榮望河南濟源人開元二十四年正月河南尹崔隱甫奏榮望兩代同居凡四十餘年嘗割右股肉以療母疾及刺項血寫佛經母疾以瘳請宣付史官史無官

彭思義定州鼓城人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有嘉禾生及白兔馴擾史無官

李貞古南鄭縣人肅宗寶應元年梁州刺史臧希讓

上言貞古行孝彰聞請付所司旌表從之貞古六歲

而孤母欲改嫁貞古兩泣留之母遂守志母未食寢

貞古不食寢及母亡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猛虎馴

冊府元龜總錄部卷之七百五十七三十六

於廬前白鼠見於墓門村人異之史無官

楊思貞陳留魏尉氏人父亾廬墓二十有八載有芝

草白兔甘露等瑞詔賜粟帛旌表門閭史無官

燕遺情冀州人也既孤於堂中刻木父母形像於帷

帳衣服如存朝夕奠祭鄉閭甚敬異之

郭景華蜀魏人孝行過人父喪明景華晝夜啼泣宅

中忽湧甘泉因以洗目漸明

應先東陽魏人父亾廬於墓側有芝草連理梅詔旌

表門閭史無官

袁鳴忠州臨江縣人居喪廬於墓側啜菽聲猛獸